

父亲在，家就在

邹小芳



父亲得了一种怪病，老家人都说是“黑头晕”。从四十岁起，这病就一直缠着父亲。这次，父亲又犯病了，住进了咸阳医院，他苍白而虚弱的脸，出现在冰冷的手机屏幕上。

我想伸手抚摸父亲的脸，就像小时候，我生病父亲抚摸我的脸那样。可我们之间隔着重重的秦岭山，隔着疯狂肆虐的疫情，隔着日子鸡零狗碎的羁绊……

总是这样那样的理由，远嫁至今，我没有在父亲的病床前尽一次女儿之孝。父亲总是说：“你离得远，能理解！”父亲理解了我三十年，可我理解父亲一次吗？

他心里明明希望能陪他，哪怕一次也好。

父亲奔耄耋之年了，身体每况愈下，犯病的次数也愈发频繁。犯病时先是心慌出汗，继而昏厥倒地不省人事，一般都是几分钟就醒来。父亲在田间地头干活，经常一个人晕倒一个人醒来。怕母亲担心，他总是刻意隐瞒犯病的经历。要是在家犯病，母亲会掐着父亲的鼻跟，大声呼喊着父亲的名字，待父亲醒来，母亲总是抱着父亲喜极而泣，也会在父亲的背上又捶又打，而父亲淌着虚汗，一脸虚弱地冲着母亲笑：“我命大着哩！还不想离开你呢！”

这样的画面，一直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我怕哪次父亲醒不过来，母亲更怕。为父亲这病，母亲请过神婆，也逼父亲看过大夫，但“黑头晕”就像烙在父亲身上的一块疤，怎么也好了。

每犯一次病，父亲就像被抽掉一次生命的汁水，身体更显单薄了。而每一次，父亲都挺过来了，他对自己“黑头晕”病一直乐观。反正要不了命，他总这么说。

父亲这次犯病，就坐在门墩上，头朝下栽了，昏迷了半个小时。人都送到了医院了，他才醒来，额头磕在台阶上，缝了四针，父亲的状态很差。

“我感觉头闷心慌，就赶紧坐门墩儿吹吹风，透透气，结果啥就不晓得了！”这是父亲对自己犯病前的描述。

如果父亲能把犯病前的不告诉家人，可能就会避免很多不可预知，比如这次，额头缝了四针，幸运的是，头内没有伤。

想想都后怕。

我跟父亲视频通话，父亲的话比往常我们见面时多了些，他用检讨自己的方式表露出女儿对一个父亲忽视的不满。弟弟给父亲买了智能机，而我总是习惯只跟母亲的“老年机”通话，每次也只是象征性地问下父亲的身体，他在旁边听着，多数时候都沉默着，而沉默是我们父女一直以来相处的习惯，渐渐地，也就习惯忽略跟父亲沟通。我给父亲说，每个儿女进门都是喊妈找妈，习惯了，父亲点头，继而又摇头。其实，从小的时候，我一直感觉我和父亲之间隔着一座山，不敢尝试去靠近，只远远地在心里敬畏，这样的缺失也一直潜在地影响着我与亲人的相处，包括我自己的儿女。

父亲在检讨自己，我也在检讨自己。

怕我担心，父亲一直在强调他的病没事，而父亲在跟我视频通话的时候，几度哽咽，他对缠了自己大半辈子的“黑头晕”病突然有了前所未有的悲观。

关中不时兴提前为老人安排后事，比如扫墓、做寿材、置老衣，父亲不好说，我们做儿女的也不敢提及，这恰恰是父亲的心病。也许这个心病让父亲一直处在巨大的惶恐之中。

父亲爱抽旱烟，他的旱烟袋好像都没离开过身，就这一点，母亲唠叨了他一辈子。曾经因为在养鸡场看过大门，弟弟逼着他戒了几年烟，从厂子回来又抽上了，还因为父亲轻微的肺病，我曾经也逼着他在我家十天不准抽烟，但父亲回去还是又抽上了。

晚年的父亲，除了抽旱烟，似乎无别的喜好。我突然觉得，抽烟对于父亲而言，不是瘾，也不是一种陋习，而是一种精神的支撑，一种活下去的力量。我懂父亲，更应该去劝母亲对父亲抽烟释怀。

哥哥在医院照料父亲，医生给父亲身体做了全面检查，所幸都没有大碍，而在这一例行检查中，我第一次知道“黑头晕”的病其实是一种叫作“血管迷走性晕厥”，不是老家人说的怪病，是可防可治的。但愿父亲的病不要成为他晚年的精神负担。

我想父亲好好的。父亲在，家就在。



山桃

孔权利

中带绿，顶上红得耀眼，红得诱人。山桃虽然小，但味很甜、很脆，有一股泥土的芳香和山野的清爽。

山桃是老刘在深山里摘的，那里人迹罕见，没有农药残留，桃的品质很好，不是人工培育，有的只是雨水的浇灌、阳光的照耀、泥土的滋养和清风的吹拂，真正的天生长。山里的路不好走，到处是荒草和荆棘，还要提防蛇、蝎子等毒虫，幸亏桃树都不高，伸手就能够到。

老刘今年50多岁，头发全白了。他年轻时在西安打工，干一些垒墙、贴瓷砖的活，收入还不错。后来，在干活当中出了事故，腰椎受了伤，才从西安回到老家商州。从此干不了重活，只能在家种地，干些杂活。这几年粮食不值钱，农闲时间，他就卖些山货，贴补一下家用。

老刘在商场门口卖桃已经十多天了，除了市容检查时离开一会，基本上都在这里。一筐子山桃他从早上卖到

下午才卖完，饿了就吃一个自带的馒头，渴了就喝一小口水，因为喝得多了容易上厕所，而公厕又离得远，去去就搁生意。

一次卖桃，老刘收了一张假币，他难过了，感到自己没用，连假钱都认不出，这让他更消沉、更沉默了。他常常看着远处的高楼发呆，想着自己垒墙、贴瓷砖的时候，那时也是意气风发，一天赚四五百元是很平常的事，下班后和工友们吃肉喝酒，叼着烟打牌、吹牛，日子过得很潇洒。

因为假币的事情，老刘就把女儿带来帮忙。小女孩有十多岁，穿着绿色的校服，眼睛很大，身材瘦小，扎个马尾辫，像只百灵鸟似的站在父亲身旁，嘴巴很甜，总是“爷爷奶奶，叔叔阿姨”地叫着。大伙儿见小姑娘孝顺能干，都纷纷解囊买桃，也不还价，有的连找的零钱也不要了，小女孩感激得不曾说“谢谢”。

不到一个早上，一筐子山桃就卖完了，老刘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。

了，老刘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。

有一天，老刘没有来，过了几天，老刘还是没来。到了星期天早上，小姑娘一个人提着桃子来了。

经常买桃的人问：“你爸怎么没来？”

小女孩低着头小声说：“爸爸病了。”

“那你妈妈呢？”

“妈妈在西安打工，刚回来。”

“哦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还有一个哥哥，也在西安打工。”

小女孩接着说：“爸爸病了后，把妈妈和哥哥都叫了回来，这几天正忙着扫墓……”

小女孩一边说，一边擦着眼泪。周围很快围了一圈人，不是经常买桃的，就是附近的居民，有人给小女孩拿了一些零食，有人送她一包衣服，有的直接放下钱，买了几个山桃就走了。小女孩哽咽着，不停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

今天的山桃特别红，格外新鲜，上面的露珠还在，闪着宝石般的光。

悟石

远洲

清明回老家祭祖，骑电动车返回县上时，在村口被人拦住，此人叫张世民。因为他在村子里辈分高，我一直称呼他叫世民爷。世民爷是村里的退休老师，能写会说，能拉能唱，村上凡有和文化沾点边的事情，他都热心参与其中。他对我说：“咱万湾村在进村口丹江桥头立了一个大石头，村支书委托我在‘万湾人家’微信群里给石头题名，你是作家，想请你给石头起个名字。”我听后有点犯难，一时不知怎么回答，支支吾吾的。

对于老家，我一直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，虽说在老家住的时间很短，但都是童年时留下的记忆，美好而深刻。但我毕竟没有在老家生活，如今除过村上个别长辈之外，绝大多数人已经相见不相识了。再就是我始终在心里告诫自己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在老家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低调、少张狂，免得人笑话。想到此，我迟疑地说：“咱村里能人多，在外面工作的人多，请他们给起名多好。”世民爷说：“不少人都给起名了，都发到微信群里了。”说着说着，他打开手机，凑到我面前让我看。参与起名的人

真不少，能看出乡党们对这件事情的积极态度。我看到有给石头起名叫“守望”的，有叫“福猴”的，还有人建议不管叫什么名字，都不要带“石”字。每条信息后都有一长串点赞的大拇指。我觉得他们起的名字都不错，守望有诗意，福猴有情意。别人捷足先登了，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好起。世民爷说：“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路，你肯定有你的想法。我爱看你写的书，你一定会起个好名字。”我说那行吧，我试试看。他说石头就在丹江北岸的桥头上，你骑摩托车过去就会看见的。

春光明媚，柳丝带风，乡村的四月风景如画，眨眼间就到了大石头跟前。哟，此石还真的像一尊坐猴，石头大约两米高，身子呈黄褐色，猴面黑红，石质粗糙，猴头猴背向前略有弯曲，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。我仔细观了猴头两侧，虽说猴面不对称，但确实有猴子的神态。老家万湾闻名商洛，尤其以水果出名，盛产梅子、苹果、鲜桃、樱桃等，眼下正值果树花开，村前村后已是一片花海，粉的白的红的次第绽放，此“猴”置身其中隔江远眺，坐望南山，不由人联

想起花果山来，它是不是花果山上的一块石头呢？

回到县城，晚上躺在床上，看着手机里的石头照片，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合适呢？挠腮抓耳思前想后，刚想起一个名字很快就被自己否决了，直到深夜，也没有想到一个满意的。寻思着，要明天给人家回话说想不出来好名字。转瞬又一想，老家的事情，还是尽心再想想吧。

第二天清早，起名的事情像一块石头压在心里，怎样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？索性去登县城北面的鸡冠山，一边散步一边琢磨。仰望着状如鸡冠的山头，又想到有一年去湘西，坐在火车上看到的满坡大大小小的石头都像猴子，石由意生，意由象成，才能合成意象。再看看手机里的这块石头，看着想着，脑海里突然蹦出来一个名字——悟石。对，就叫“悟石”。石猴面清晰可见，垂臂静坐，神清气闲，似乎在思考，有一定的“悟”相，且形神兼备。传说猴子是石头变的，生于石，化于石，俗称石猴。猴又是灵性动物，智慧超群，深得人们喜爱，齐天大圣的形象早已家喻户晓，《西游记》中称其悟空，我想反其用

意，名其“悟石”，石为根基，悟为求真，一实一虚，虚实相生，既能拓展此石的内涵，亦可延伸外延。人生最高境界不就是一个悟字，悟生活，悟天地自然，悟世事万物，只要怀揣一颗像石头一样的心，实实在在去悟，就一定会悟出生命的真谛。除此之外，“悟石”二字，谐音可通“务实”。作为村里的一个重要标志，这个“悟石”就是要提醒村干部，只要在位，就应以务实的工作作风，为乡村振兴作贡献，给父老乡亲谋福祉。于普通百姓而言，就是做人做事要务实，养家糊口要务实。

下山回家，即刻将这个字以及上述理由微信发给世民爷。第二天他就回复道：“我给村支书说了，你起的名字最好，他说要再听听领导的意见。”我有点如释重负，坦然地回复他：“用了也好，不用也无所谓，重在参与，只要大家都尽心就行了。”今生没有能力给老家作出物质贡献，只能用文字，把虎山、药岩、梅子、冬青写成散文发表在报纸上留作纪念，也算是从精神层面皈依了老家。就像这个“悟石”，但愿它也能在石头上留下痕迹。

远去的乡村皮影戏

俱新超

泛黄的白炽灯打在人们的脸上，皱纹显得更深更糙；二胡声低沉嘶哑，夹杂着人们的笑声和喘气声。孩子们手舞足蹈，欢天喜地；大人们蹲坐在石墩上，吸着旱烟，吃着米花，他们正在享受着绝美的乡村音乐。乡间小集的夜晚，会有几场动人心弦的皮影戏，至今想来都喜乐无穷。

皮影戏是广为流传的傀儡戏之一。表演的时候，民间艺人在白色的幕布后面，一手操作着戏曲里面角色，一边用古老的唱腔描述着生动的故事。和着板胡、二弦子、二胡、笛的声响，既满足了众人的视觉要求，又以余音绕梁的声响满足了人们的听觉神经，也因此一直活跃在广大的乡镇、农村，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。

过去，爷爷是个皮影戏迷。他总是带着自制小木凳，然后铺上棉垫，小

冤怒魂满腔，可怜我青春把命丧……”演唱者卖尽力气，声音高亢，字正腔圆。老一辈的人最是喜爱评点这些艺人，他们只是听，听得时间久了，也有些经验在里头。我听不懂，光晓得比我大的人说的都是真理。操纵者表演娴熟，厮杀、对打、跳跃、翻滚、追跑一唱一起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在观众的激动到尖叫、跺脚、叹气，真是热闹非凡。

我从爷爷爷爷的口里得知，皮影戏的传统剧目数不胜数。《游西湖》《哪吒闹海》《西游记》等。慢慢地，我便觉得皮影戏是个让人欢喜的玩物，它的存在让老一辈有了精神的寄托，尽管一年间只有几次演出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随爷爷去往县自乐班剧团参观时，当我手捧那精细的皮影时，汗珠一滴一滴掉落在地上，我明白我手里捧着的是无数个皮影文化而奋斗的人的鲜血。每个人

物长约二十八厘米，男角色豹头深目，女角色妩媚秀丽，人物造型呈线条状，深情款款，有势有韵，整体镂空又适当保留，繁简得宜又虚实相生。我挑着一个孙悟空，俨然是沉醉其中，也要了几耍，甚是好玩。听艺人说，好的皮影是以牛皮、驴皮为材料，经过削裁、打磨、洗漆、刻画、着色等二十多道工序完成的，加之手艺传承，艺人们仔细雕刻，人物栩栩如生，活灵活现。

今天的皮影戏我已见不多，但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，在历史长河中，也曾光彩夺目，为许多的人带去了慰藉。如今，我怀念远去的皮影戏，也怀念远去的村庄以及村庄里的人们。若将来，我有幸，有机会再听一回皮影戏，我一定站起来不眨一眼，我会将我的敬畏之心和喜爱之情一齐奉献给乡村皮影。